



明人仰面朝天，手臂在划动，双腿蹬着水，他目光直视着天花板，那里有一个叶片状的东西，似乎在微微挪动。他聚精会神地辨识，把紧箍着的游泳眼镜摘放在脑门上，仿佛是知了一般大小的飞虫。

正放缓游速，细细端详中，脑袋被什么踩蹬了一下，他慌忙站直身子，脚底踩实了，回首一看，还是那个小孩，趴在蓝黄相间的浮板上，身子横穿泳道的隔离浮条，小脚丫正朝着自己又有力地蹬来。他连忙避开。小孩兴许也感觉碰到他了，侧身朝他看了看。明人说：“你怎么又游到这里了。”

方才，这个十岁左右的孩子，曾从边上的娱乐泳道，扒拉进了快速泳道，并迎面而来。幸亏他抬头发现了，急忙扭动身子，往外辗转，才没撞上。明人的速度不低，即便在水里，他一个臂膀甩出去，碰到孩子头上，分量也不会轻。

明人向池边的同伴金平挥了挥手，又指了指那个孩子，金平似乎明白了，在那头等孩

子游近，和他说了一句什么。那孩子转身，又扒拉几下，从隔离浮下又重返娱乐泳道了。傍晚泳池人不多，各游其道，当不成问题的。明人在水中朝金平拱手致意。金平耳朵进水发炎，只能在边上干坐着了。

没想到，这孩子又窜进了快速泳道。明人只得停止游动，待男孩靠近，他诚恳地劝慰道：“你还是在那边游吧，要是我碰到你，你受不了的。”那男孩朝他瞪瞪眼，似懂非懂地游开了。

明人又开始蹬腿挥臂，游动起来。见泳道前方无人，他又 180 度地转身，仰泳起来。或俯或仰，让他游得轻松舒畅。同时，他还想好好探究一下，这在天花板上的，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眼睛近视，那东西一时难以辨认。他睁大眼睛，还是看不清楚，下不了结论。

从余光里，他发觉那个男孩，又闯进了快速泳道，他赶紧收手收腿，避让一边。那男孩旁若无人地游了过去。金平在池边又看见了，他走过来，明人连游带走，兴味索然地也到了

泳池的一头。金平说：“这孩子不听话，你管他呢，蹬他两下，他就怕了。”金平是城管的小头头，比明人小好几岁，他的脾性不似明人这般忍让。

明人想起年幼时期，明人带这发小玩耍，他们在夹碎硬壳核桃，调皮的金平把门开开关关的，弄得嘭嘭直响。明人的父亲过来劝阻了他们，还告诫明人，他还小，别不小心把手指夹到了，你要负责的。这是父亲的忠告，也是一条做人的醒世恒言：“你年长，就得负责，就得当心。”此时，他又想起了这句话，他想对金平说，但还是没说。他只说道：“我让他吧，他还是孩子。”明人瞅了瞅男孩的游向，自觉地往外侧游去。交错时，他特意留神了一下，给男孩让出了足够的空间。

金平看不下去了，他要去训斥男孩，明人死劲摆手，坚持制止了他。明人笑说：“你怎么和孩子一般计较。还记得你念小学时的那次过道风波吗？”金平眨眨眼，说：“记得呀。这和今天这事有什么关系？”明人说：“你好好想

想，有没有关系？”

那时，金平和同班同学，与同年级另一班的几个皮大王发生了冲突。情况很简单，金平和同班同学，要路过另一班的教室门口，过道上的那拨皮大王就故意阻挡甚至恶语相向。金平他们就向高年级的明人告状，请他们去“摆平这批混蛋”。明人去了，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苦口婆心劝说，有的人被说动了，有的则还爆粗口，耍流氓腔。金平脾气躁，捋了袖子，准备动手，被明人劝住了。他对悻悻的金平说，“他们不让道，是他们小错，你一动手，就你大错了。明人去找了老师，老师狠狠批评了这些皮大王，事情大为缓和了，过道也顺畅多了。金平和同学们也心情愉悦了。

“哦，对了，我去找男孩家长。”金平蓦然开悟。明人笑了，一个鱼跃，又向前游去。

明人放心地仰首水面，也大幅度地挥动手腿。他凝视着那个叶状物，近距和远距，终于看清了，这分明是粉顶的一处起壳剥落，露出了深灰色的水泥本色，形同一只蝉蛹……

老人与船

◆ 吴翼民

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回想起来总感到沉甸甸的分量很重。

那年秋后我到江南水乡参加一位亲戚家儿子的婚礼。这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濒临淀山湖，村子和农田间河道成网，都是一脉脉的好水，清冽而活泼。那时公路还未修到村里，农民们出门干活、上镇买卖以及串亲访友都得靠船交通，因而村子的河道里间隔有距都筑有船坞，毛竹为架，稻草披盖，看上去很有古意，也很有诗情画意。我去的时候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，农村已实行了分田到户的改革，大型农具也分到了户，自然，每家每户都有了自家的船。七十年代的时候，水乡清一色是水泥船，屁股后挂个机，一开，“突突突”放屁，还被美誉为“水乡金翅膀”呢。十几年后水泥船少了，木制船多了。人们终于承认船还是木制的好。

那天傍晚，我在村子里沿着小河散步，走到村尽头，看到不远处河边的一块空地上搁着一条新制的木船，还没有下水。那船刚上过桐油，一阵阵桐油和新木的香味向人扑来，我不由加快脚步向那船走去。待走近那船，看到船肚里匍着一人，细一看，是村里长辈其根伯。其根伯七十好几了，曾是种田和使船的一把好手，前一天亲戚家接新娘，其根伯就自告奋勇做起了彩船指挥。他现在力衰了，摇不得快船，就做指挥，指挥一帮后生家接亲船上摇快船。我一同接亲看热闹，是身临其境的，彩船经过一个个村子时，船上的乐队起劲地吹打，其根伯则手舞足蹈指挥摇快船。乐队吹打声、欢呼声热闹成一片。沿岸的人们驻足观看，拍手叫好。乡亲们说，村里接亲船一定要有其根伯指挥，摇的快船才有章法，才好看，可见他老人家的船上功夫。眼下我看到他匍在一条新制的木船上就来了兴致，细看他什么举动。

其根伯没有什么明显的举动，只把脸贴在船板上，神色非常的专注、心驰神往。我脑中划过的念头是：这是其根伯家新制的木船，党的政策好，家里添新木船了，他老人家幸福感油然

仙乐

◆ 崔立

上小学三年级、转学而来的仙乐不喜欢这里。

教室里没有人和仙乐说话，仙乐像完全不存在一样。

回到家，仙乐眼含泪花地和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搬家？可以回去吗？”

妈妈安抚着仙乐，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刚开始在这里什么都是陌生的，时间长了，说不定你还会喜欢上这里呢。”

仙乐半信半疑。

几天后，仙乐发现角落里坐着的男孩子，也是默不作声的。男孩子瘦瘦的，小小的，个儿还没仙乐高。男孩子和仙乐一样，也是孤独的。

仙乐主动走到了男孩子的面前，说：“你好呀。”男孩子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低低地声音：“你好。”仙乐说：“我叫仙乐，你叫什么？”男孩子说：“我叫俊逸。”

仙乐拉着俊逸去了操场。秋天的操场上风儿吹着，有点凉意，只有仙乐和俊逸两个人。仙乐变魔术一样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口琴，一缕曼妙的音乐声响起，触动到了俊逸的心弦。琴声像一片浩瀚的大海，渐渐如潮水般四溢开去。

俊逸久久地沉醉在音乐中，直到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喷嚏。

喷嚏声中，仙乐停住了口琴的演奏，瞪着一双美丽的眼眸看俊逸。俊逸忙不迭地点头，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仙乐……”

仙乐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我们回去吧。但我会吹口琴的事，你要给我保密哦。”

俊逸问：“你学口琴，有一些年了吗？”

仙乐说：“是的，我爷爷在我们家乡是口琴高手。我从小就喜欢看爷爷吹口琴……”

仙乐的眼睛里，散发着自豪的光芒。俊逸的目光里，也带着崇拜的神采，转而，又暗淡了下来。